

历史影像



马鞍山抗战纪念馆内的“一门忠烈”题词和雕像。



马鞍山上射击孔



马鞍山上石碾盘



马鞍山西峰

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马鞍山上的弹药耗尽，石块成了武器。冯毅之父亲在搬运石块时牺牲了。妹妹冯文秀负重伤，砸向敌人最后一块石头，纵身跳崖。入夜，剩余人员把布拧成一条长带垂到崖下突围，可是带子短，离地还有两丈多，下去的人全牺牲了。幸存者王得善告诉冯毅之：“你的大女儿新年是被炸死的。芦桥死得惨。你爱人下山时，背着芦桥，怀里抱着平洋。芦桥摔下时还活着。她还叫着爹娘，喊着冷和渴……”

冯毅之：一门七烈 碧血淋淋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潘超



在马鞍山抗日保卫战中牺牲的冯文秀。

八年抗战，冯毅之一家，牺牲七口人。在火光血色的战斗中，他以刻骨铭心的悲痛和仇恨，用血泪写下大量纪实诗文。芒种前，重走他的抗战路，在依稀的风尘中，寻觅他的铁骨柔情和家国情怀。

淄河绕着他的故乡——青州长秋村缓缓北流，沿河滨公路蜿蜒南行，山间小盆地的麦浪金黄翻涌，在层层山峦中穿行一小时后，曲折到达马鞍山脚下。

攀登马鞍山，让人满心敬畏，似乎是上苍高悬的一把正义审判之剑，刺透时光的血肉，游刃于历史的筋骨。登顶后，石碾、射击口、指挥所、殉难处等抗战遗迹仍在，当年情景历历闪现。山有山姿，国有国魂。彼时，一个人，一家人，一条河，一座山，都在冥冥中成为战场。村与山牵连，构筑成堡垒；家与国相融，凝塑为丰碑。

“娘！俺害怕！”

1942年9月6日，八路军四支队新一营营长、中共益都淄川博山临朐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第一次登上马鞍山。他当时因在敌占区神出鬼没，抓不住、打不死，被鬼子汉奸称为“冯铁头”，以三千大洋的价格悬赏他的头。五天前，为了安全，他考虑再三，硬着头皮决定把父亲、妹妹、爱人和孩子送上马鞍山。

马鞍山地势险要，屹立在长秋村南30里外的淄河西岸。东西两峰相连，形成“凹”字，远望形似马鞍，故有“马鞍山”之称。山的周围陡壁千仞，悬崖如削，巍峨险峻。即使在修缮景区的今天，从山脚爬到山腰，也需近一个小时时间。

从山腰到山顶更是天险，数十丈高的石质山体，只在悬崖上凿出一条陡上石阶，形似“天梯”，窄处仅容一人通过。天梯上下有两条寨门，寨门关闭，鸟兽难入，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从军事角度看，马鞍山卡住南北交通孔道，是沂蒙山区往清河区必经之处。“我们占领了马鞍山就可以沟通鲁中区、渤海区和胶东区的交通联络，并可以作为巩固我区的屏障、开展敌区工作的基地。”时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廖容标曾回忆道。

在山上守卫的，只有一个班的正式武装，其他都是伤病员和家属。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自从到山上后，负责管理山上的伙食。冯毅之的爱人孙玉兰和妹妹冯文秀则忙着制作战士的棉衣。

感到苦恼的是冯毅之的三个女儿：老大新年，十二岁；老二芦桥，“七七事变”那年出生；老三平洋，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出生。性格活泼的小孩子，生活在狭窄的高山顶上，除了流云、风雨和松涛，没有任何她们喜爱的东西，更没有孩子间她们游戏玩耍。

新年和芦桥一见到父亲，就哭哭啼啼，要求带她们下山。但下山也无处安身，只有劝慰说：“山下太平了，我就来接你们。”

山上的战士和伤病员多数也不安心。冯毅之深知，住在这孤零零的高山上，脱离了社会，那些过惯了紧张战斗生活的战士，对安静单调的生活怎能适应？

针对上述情况，冯毅之召开会议，进行了战备动员和思想教育，大家的情绪才稍微安定。是夜，他夜宿马鞍山，山石冰冷，狂风咆哮，松柏嘶鸣，房屋动摇，使人有惊悚之感。

芦桥时时在梦中惊醒，恐怖地喊叫：“娘，俺害怕！”这更让冯毅之辗转反侧，心情沉重。

“木头腿好，不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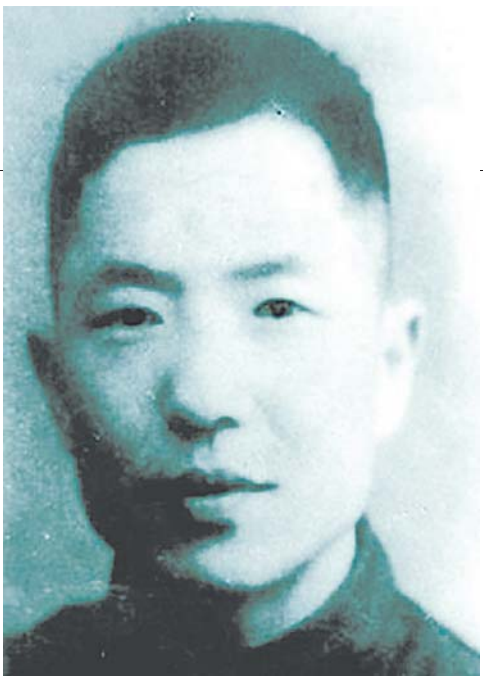
一个月后，冯毅之再上马鞍山。此时山上情况仍令他极不满意，不但粮食柴草缺少，连吃水都有困难，伤病员的生活更差。加上敌人扫荡的情报频传，对山上是否安全，有些同志产生怀疑。大多数同志思想混乱，个别同志发牢骚怪话，要自动下山。

与冯毅之同上马鞍山的，还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他在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锯掉右腿后，仍要求一边疗养，一边守山。

王凤麟一到山上，就着手进行整顿教育，加固守山的防御工事。他非常喜爱孩子，新年和芦桥当天就同他熟悉了，在他膝前依依不舍。他要她们唱歌，还给她们李子 and 糖吃。



在马鞍山抗日保卫战中牺牲的冯旭臣。



青年冯毅之。

新年能唱许多歌曲。她最喜欢唱《东洋兵》，王凤麟却不喜欢听这首歌。只要在他跟前一唱：“东洋兵到咱村，房屋烧得干干净，逃难找亲人……”他就说：“这歌不好，另唱个别的。”

新年就故意提高嗓门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日同志们……”王凤麟高兴地鼓掌，连声说：“好！好！”

芦桥时好奇地摸着王凤麟的木头腿，问：“大爷，你的腿怎么是木头的？”王凤麟同志笑着说：“木头腿好，不痛。”

看到王凤麟在马鞍山上开始扎根，冯毅之便安心地从山上下来，奔长秋而去。

冯毅之惦记着在长秋村的母亲。当时冯毅之的长兄冯登奎在雨夜被敌人枪杀，刚刚牺牲49天，母亲曾夜不能寐，口难进食，心痛如焚，大病一场。当他走近村南围子门时，母亲正在门顶上凝神南望。

母亲惊讶地问：“你们回来了？”冯毅之笑答：“娘，我们回来并没有预先告诉你，你在等谁？”

母亲笑着说：“俺谁也不等，是想俺那些孙女，来看看马鞍山。”

这时，冯毅之很自然地也翘首南望。在遥远的碧空中，他第一次发现可以清晰地望见三十里外的马鞍山。母亲说：“俺想起你爹和孩子们，来这里望望，心里就平和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冯毅之家原有的十几间房屋被焚烧过数次，所有的家用器物也全化为灰烬，院中和屋内满是黄蒿青草。起初，家人住在村边的一间草棚里。那里又仄又脏，潮湿腥臭，苍蝇乱飞。

尽管环境越来越恶化，时年57岁的冯毅之母亲还是不愿离开。草棚被烧光了，她就住到村外土崖下的土屋里。平日穿一身极破烂的衣服，也没出过屋子。”

“她胆大又沉着，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从不慌张。日本鬼子从俺村北门来，她都是先拿上吃的和用具，挎着筐子再走。就是遇上日伪军，也没出过屋子。”今天的长秋村中心街上，86岁的老人冯登商和数位乘凉聊天的村民议论着她的胆量。

“守它三五天没问题”

今年87岁的冯保杰老人，讲起冯毅之母亲的“胆大”经历：1938年正月十五，日伪军趁过节，直奔冯毅之家中，意欲抓家属为人质。当时仅冯毅之的母亲在家，她看到敌人从巷子口朝家拐时，匆匆回家，用瘦小的身躯紧紧地顶着院子门板。她年幼的孙子冯锡年，则被日伪汉奸叫骂声、拉枪栓声吓得哇哇直哭，钻到床底下。

屋门外的日伪军见砸不开木门板，对着大门“当当当”连开三枪，子弹把门板穿透了三个小窟窿眼。处变不惊的她拉上门栓，转身进屋抱起一床被子，打开后窗，顺手把棉被扔到窗下；然后从床底一把拽出冯锡年，放到后窗户外棉被上；紧接着，扒着后窗户外沿，纵身跳出屋子，牵着孙子，向西一路狂奔到许

维义家的破屋里躲了起来。

这位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对家人牵肠挂肚。冯毅之陪同母亲到了土屋后，她问儿子许多事：什么时候从南边回来的？南边也这样慌乱吗？回来时到山上去看家人没有？

冯毅之一一回答母亲，自己到马鞍山上见到了亲人们，尽可放心，还劝她说：“在山上很太平，白黑也不用害怕，娘也去吧，同爹和孩子们在一块儿。”母亲没有考虑就拒绝了：“俺这个穷老婆子，鬼子汉奸反动派不认我，俺怕啥。只要大人孩子在山上平平安安的，你就不用挂念着俺。”

山上的太平景象是短暂的。在冯毅之与母亲相聚后的短短一个月里，敌人进入我方根据地，大部队的鱼网一样铺开，边搜索边前进，一发现我们的队伍，就立即把网收紧，企图一网打尽。敌人回师一定要经过淄河流域，也有可能对马鞍山进行扫荡。

1942年11月4日，因检查备战工作，冯毅之同上马鞍山。

仅仅一个月时间，王凤麟的努力工作，使马鞍山变了样：人人精神焕发，充满了生活的乐趣和对未来的希望。干部战士按时上政治课和文化课。王凤麟自己担任政治军事教员，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已讲完三分之二。

冯毅之看到，王凤麟还以顽强的意志练习用假腿走路。在王凤麟的影响下，老父亲的脸上有了很大进步。他精神振奋，忙忙碌碌，脸上皱纹也减少了。妹妹冯文秀是中共党员、文化教员，除了教战士学文化，她还教唱歌。连刚入党不久的妻子孙玉兰，也兴致勃勃地在学识字，大女儿新年是她的先生。

为了应对敌人的攻势，冯毅之组织召开，讨论备战工作。王凤麟给出自己的分析：敌人在回师中，已精疲力竭，不可能再以极大代价进攻马鞍山，来进攻也不怕，守它三五天没问题。

再也听不到枪炮声

巧合总在意想不到时发生。五天之后的11月9日，敌人开始收网，以数千人的兵力向马鞍山发起进攻。

当时，冯毅之在马鞍山东北十里外的黄花坡朝阳洞顶。此地并不低于马鞍山，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上的情景。有两架飞机在上空轮番盘旋，又丢炸弹又扫射。炸弹爆炸，声如雷，烟火难分。

听到炮声枪声连续传来，冯毅之的心悬在嗓子眼，初冬的冰冷挡不住心里的滞塞闷热。战斗愈来愈烈，枪炮声愈来愈紧，他沉默无语。

飞机大炮轰炸，步枪轻重机枪扫射，时紧时缓，时断时续，到下午五点钟以后，才逐渐平静下来。战斗一停，外圈的同志们心情反而更紧张，战斗胜负如何，同志们情况如何，家属情况如何？这些想急于了解的问题，却无法知道，像石块压在心上，使人坐立不安，万分焦虑。

晚上八点，派出去的侦察员带来情报：马鞍山是否被敌人占领，一时无法弄清，但敌人并未撤走。冯毅之和战友们本想组织兵力进行援助，但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杯水扑不灭不了火山，唯有等待。

当晚，大家坐在洞顶村外山石上，忘了饥饿，不顾寒风吹袭，向南远望苍茫天空，星星闪耀之下的马鞍山影。忽然，山上传来钟鼓声，大家高兴地跳跃起来，郁闷沉重的空气立即消散了。根据事前规定，这是平安无事和捷报的信号。同志们欢呼：“马鞍山仍是我们的！”“我们要向马鞍山的英雄致敬！”

冯毅之坦言，一生不知听到过多少次钟鼓声，却从未有这一次激动人心。是夜，他在村外的山石上闷坐着，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一点。

小憩一会儿，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惊醒了冯毅之。“敌人又开始向马鞍山进攻了！”通信员告诉冯毅之。

炮声继续传来，冯毅之立即向村外走去。许多同志早已关心地站在那里，不顾冰冷寒风向马鞍山遥望。

激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整天。飞机增到三架，在山的上空盘旋，抛炸弹，俯冲扫射，没有一刻间歇。轻重机枪的射击更稠更密，在山谷中发出回音，像刮起狂风。浓烟云雾笼罩了山峰。山的面貌已模糊不清，只能时刻看到耀眼刺目的火光。

天黑战斗停止，再也听不到枪炮声。夜特别静，静得使人难堪。战友们像昨夜一样遥望马鞍山，忍耐等待，希望山上再能传来钟鼓声。一直等到深夜，任何动静也没有。马鞍山上仍然闪烁着微小的灯火，很明显那里仍有人在。

一天下来，冯毅之吃不下饭，心里交织着忧虑、焦躁、仇恨和悲痛。

石块成了唯一武器

一周后，冯毅之在马鞍山脱险的战友处，得知更多的战斗细节。

刘厥兰同志，是鲁中军区有名的爆炸英雄。他当时在马鞍山上养伤，负责镇守西峰。因平日常到悬崖去砍柴，陡壁石缝中摸鸽子，对悬崖陡壁情况熟悉。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峰顶失守，情况危急，他便从悬崖陡壁上下来了。

刘厥兰回忆说，战斗的第一天很顺利。敌人虽使用飞机、大炮进行了猛烈攻击，山上的损失并不大，所有进攻都被打退。山下和山腰的乱石中留下了上百的敌人尸体。

“王凤麟确实是英雄，情况再紧急，炮火再厉害，他也毫不畏惧，仍沉着地指挥着同志们作战。他自己有一支带瞄准器的英国式狙击枪，隐蔽在胸墙后边，对敌瞄准射击，百发百中。他专门对准了敌军官。据说，其中还有个参谋长被打死了。”刘厥兰说道。

夜里，王凤麟作了继续守山的动员，抢修被破坏的工事，重新组织战斗力量，并敲钟击鼓通知山下同志。此时，同志们的战斗情绪仍很高，守山的信心很大。

第二天一开始，敌人有了增援，火力更加猛烈。敌人把大炮和重机枪移到与马鞍山相距不远的孟良崮，后峪岭等峰顶平射攻击，但同志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仍然英勇地战斗。

下午，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耗尽，石块成了唯一武器。刘厥兰说，在最危急时刻，家属也投入了战斗。

冯毅之的父亲时常从东峰往西峰送水和手榴弹。他向同志们表示，宁愿粉身碎骨死于炮火中，也不能叫敌人捉去当俘虏。妹妹冯文秀是很好的鼓动员，她唱歌喊话，传递情况，救护伤员。在以石块阻击敌人时，她同父亲一齐搬运石头。父亲在搬运石块时牺牲了。她也负了重伤，就把最后一块石头狠狠砸向敌人，纵身跳下悬崖。

战斗结束，我方守山的休养员及家属不到30人，却抗击了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两天苦战，敌人死了二百余人，消耗了大量弹药，最后只不过取得了一个空山头。

在东峰上唯一脱险的王得善，对马鞍山战斗情况作了些补充。

王得善回忆道：“若不是叛徒谭胡子出卖了南天门，敌人也不会攻上山。天快黑了，东西两峰仍是我们的。王凤麟受了重伤，全身是血，但还镇定地指挥，同大家研究突围的办

法。下山的路是不通了，周围又都是悬崖峭壁。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做军衣剩下的布连接成一条长带，一头拴在山上的松树上，一头垂到崖下，人抓住布条下山。结果，崖高布短，下垂的布头离地还有两丈多，下去的人全完了。”

冯毅之插嘴问道：“崖高布短，当时不知道吗？”

“当时天黑了，情况又紧急，连想也没想。我是最后一个下山的，一发现布头离地面还很高就慌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我没办法就攀住悬崖的树停下来了。在悬崖上整整熬了一天一夜。一天来我观察着敌人的动静，观察着悬崖的情景，并考虑着下山的方法。总算幸运，白天没有被敌人发现，晚上我就抓住树根摸索着下来了。”王得善说。

冯毅之又问：“王凤麟同志牺牲的情况说法不一，到底如何？”王得善感慨地说：“王凤麟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叫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看到同志们从布条上一个一个下山的，以最后的气力毁掉他的狙击枪，用手枪自杀了。”

王得善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出现痛苦的表情，又向冯毅之说：“我再告诉你更惨痛的事，你的大女儿新年是被炸死的。二女儿芦桥死得可惨呢，你爱人抓住布条下山时，芦桥在娘的背上，平洋在娘的怀里。芦桥摔下时还活着。我夜里还听到她的哭喊声，叫着爹娘，喊着冷和渴。我听着真是心如刀绞，我在悬崖上没办法救她啊。快天明时，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给你爹他们报仇雪恨”

马鞍山一役，我方总计阵亡27名，冯毅之家牺牲六口。他噩梦连连，夜夜难眠。只有写诗来医治心中的创伤，其中《家人》一首更是字字泣血：“父亲苍颜白发，妹妹妙龄青春；妻子忠诚温存，孩子活泼天真；我们决不做俘虏，粉身碎骨，碧血淋淋！”

五天后，他摸黑回长秋，看望母亲。走在路上，山野寂静，他的心却不平静。这次灭顶之灾对母亲来说，将是更沉重的打击。她没有党和同志们支持安慰，像一棵古树独自生活在狂风暴雨中，怎能受得了，怎能顶得住？！

冯毅之忧患重重，想放快步子，却又怕见到母亲。到长秋已是深夜，村外伪军的炮楼黑得像魔窟，只有窗口闪着鬼眼似的灯火。

冯毅之静静地走到母亲的住处，她没有睡。见到儿子后，她没有哭，态度镇静而自然地说：“天这么晚了，怎么才来！”冯毅之笑了笑，没说话。她又关心地问：“你这些日子怎么样？可得想开点，身子要紧。”

冯毅之绝没想到，母亲能如此坚强，先劝慰自己来。深受感动的他，走到门前，眼睛转向天空，把眼泪引向闪烁的星星。

母亲忙着倒了一杯水给冯毅之，又平静地说：“俺现在看到你完全放心了。马鞍山的事情你不用说了，俺全知道。俺在南门顶上整整望了两天两夜，飞机大炮那么凶恶，还会有好结果？到如今，还有人对我说，马鞍山没事呢。俺明白，他们是怕俺受不了，哭哭啼啼活不下去了。俺才不那么傻呢，哭死硬死，鬼子兵也死不了，你爹和孩子也活不了，有啥用处。”

冯毅之思忖，母亲的话说得非常自然，看来她不知道过多少难。她还再三叮嘱儿子说：“只要你好好的，身子结结实实的，能打鬼子，给你爹他们报仇雪恨就成。你用不着挂念俺，俺早想开了，这几天该吃两个煎饼俺就吃它三个，你看身子挺好的。”说着还故意振作了一下，表示自己很健康。

其实，这位受尽苦难的母亲，岂是铁石心肠。“抗战胜利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很少到街上像我们这样啦。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孙友花，那时候生产队发粮食，冯毅之在外面工作，家里没有男劳力了，都用这个名字。”在街角与邻居们闲聊的冯登商回忆道。

那时，听闻母亲的刚毅之言，“铁头”冯毅之默默无语，潸然泪下……

翌日清晨，他又出发，奔走在马鞍山周围的抗日战场上。

■ 责任编辑 郭爱凤